

偵探談一

冷血

偵探談一

冷血

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一日印刷

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五日發行

價洋參角陸分

編輯兼
發行者

時中學社

校者
鈕永建

上海高昌廟桂墅里

總發行所
時中書局

同

印刷所
時中書局印刷部

偵探談

或問譯偵探談者安在。曰：已死。問：曷爲已死。曰：譯偵探談故。自知其已死。

或問譯偵探談者何故死。曰：無手、無足、無耳、無目、無口、鼻、無腦、竅。故死。問：曷爲言無是種種。曰：有是種種而不能用。故言無。問：曷以知其不能用。曰：爲譯偵探談故。自知其不能用。

或問譯偵探談者究以如何死。曰：爲水死。爲火死。爲刑死。爲賊死。爲種種不經意死。問：何以言若是。曰：我聞世有水溺者。我聞世有火焚者。我聞世有刑戮者。我聞世有賊害者。我聞世有種種不經意遇禍者。幸而所遇者皆非我。不然則已死。然又烏知我終不遇。則又無時無地不可死。故言。

或問何以譯偵探談。曰：爲我死。爲我國人亦咸死。唯死。故示之以生。

然則唯偵探其生者乎。曰：然。唯偵探能用手足，能用耳目，能用口鼻，能用腦竅。唯偵探能用是種種於寔際。

然則敢問偵探之道。曰：真切。其外曰精細。其外曰周到。其外曰堅忍。其外曰勤勉。其外曰祕密。

敢問偵探與祕密何如。曰：爲對待。唯祕密。故偵探。唯偵探。故祕密。

敢問偵探於國如何。曰：與兵爲左右手。兵爲陽。偵探爲陰。兵爲表。偵探爲裡。兵爲勇者。偵探爲智者。故國無兵。如人無氣力。國無偵探。如人失知覺。

敢問爲偵探與爲兵孰難。曰：爲偵探難。兵死於敵。偵探死於賊。兵之敵有形。偵探之敵無形。兵之敵來去有時。偵探之敵來去無時。兵之勞苦多於力。偵探之勞苦心力俱粹。兵之生死有榮名。偵探之生死不齒於人口。故難。

敢問偵探於我國急否。曰：急。敢問何以急。曰：探外人。需偵探。探國人。需偵探。探

政府。需偵探。探人民。需偵探。探舊黨。需偵探。探新黨。需偵探。探偵探。需偵探。無偵探。則無人知。無人知。故萬事得任其腐敗。無偵探。則無真知。無真知。故一物不能道。唯然。故急。故至急。故大至急。嗚呼！大至急！！大至急!!!

左附

略規

- 一、是編搜集東西各偵探案、時時續出、
- 一、每期約三萬言上下、
- 一、本文外有解例、有批釋、有附言、
- 一、編中說白與文語不一、各依原文之相近者譯之、唯一期中則相同、

談者記

原

书

空

白

页

偵探談一

東西兩大賊合傳

第一 民賊 游皮

第二 君賊 大村善亮

偵探之敵。爲賊。故請先談賊。彼小賊不足談也。故請先談此二大賊。

談者記

原

书

空

白

页

游皮第一

目次

(上) 發覺

(下) 審判

解例

冷血曰游皮。法蘭西人余谷 Victor Hugo 氏所著也。氏爲十九世紀之文學大家。故其文變化可愛。余譯之寔誣甚愧甚。

余谷氏生當那破崙三世爲文字故。以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被逐。至翌年是日。那翁稱帝號。是錄又在那翁稱帝之次年所作。余谷氏始亡於比利時。尋至英吉利。轉流於鄴獻間。是錄乃在鄴獻時所作。

是篇雖如小說。然確是寔事。殆無一語虛構。蓋余谷氏不肯自欺之人也。

亡。士。爲。那。破。崙。三。世。所。逐。之。法。國。志。士。曰。革。命。黨。以。去。除。現。政。府。爲。主。義。者。曰。共。和。黨。以。建。立。民。主。政。府。爲。主。義。者。曰。社。會。黨。以。通。國。之。人。建。一。大。政。府。者。（歸。人。民。地。田。器。具。等。於。公。共。）總。之。皆。與。那。翁。之。君。主。政。府。相。反。對。故。不。並。容。

那。破。崙。三。世。爲。那。破。崙。一。世。之。姪。那。破。崙。一。世。乘。路。易。氏。頌。覆。之。後。竊。收。民。望。廢。共。和。政。即。帝。位。後。與。聯。軍。戰。敗。被。流。荒。島。於。是。那。破。崙。之。帝。政。倒。路。易。氏。復。起。及。七。月。之。革。命。起。路。易。氏。之。王。政。復。倒。那。破。崙。三。世。又。起。竊。收。民。望。被。舉。爲。大。統。領。未。幾。復。即。帝。位。後。與。德。意。志。戰。敗。於。是。那。破。崙。之。帝。政。復。倒。復。建。立。共。和。政。府。至。於。今。法。郎。絲。皆。法。蘭。西。幣。名。

游皮第一

法蘭西余谷著

冷血譯

愛克斯光批

(上) 發覺

昨日爲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月二十日。余如常事事。至夜作書兩函。一寄歇爾。一寄石梅。因親徒郵局。九點鐘後。踏月歸來。過雜貨商門首。見有一群人來。近之。迺四名亡士。一爲議員麥答。一爲律師洛曲。一爲靴商若谷。又有一人。爲明利。余不知其業。余見西人皆有怒色。因問曰。君等何事。麥答舉其手中紙一束。示余曰。我等讐殺此賊。余自五月以來。退歸田舍。亡士情事。久不得悉。因復問曰。君等何事。欲殺何人。於是四人遂詳述其事之顛末。告余曰。

去年四月。有一國事犯。來鄯獻。鄯獻有一客棧。其棧主名蒲斯。平時好客。尤好亡士。常往來江湖。以任招待。當日輪船到埠。見一男子。顏色蒼憊。衣服襤縷。手中携一小包。躑躅岸旁。迺向前向曰。君以何處來。往何處去。何故到此。其人曰。我迺亡士。蒲斯曰。君貴姓。其人曰。我名游皮。曰。君今住居何處。曰。我不知。曰。君已有住處。否。曰。我無錢。蒲斯見其人談吐奇異。知非常士。因復問曰。然則住於我家如何。游皮稱謝。

於是游皮偕蒲斯來。至獨恨街第二十號。蒲斯請入室內。細視游皮相貌。白髮黑髭。年約五十歲許。面部細有麻痕。色頗壯。兩眼甚銳。游皮自云。余嘗爲學校教師。又嘗爲測量師。余自郁羅來。自去年十二月二日被逐。余曾至坡落。尋余谷氏。余復以坡落被逐。至倫敦。渠又自述在倫敦情形。普足動聽。渠云在倫敦。凡歷五個月。適嚴冬極寒。在此

五個月間。與諸亡士。起臥於沙希氏破屋中。其屋無窓門。不蔽風雨。先兩個月。余與亡士蒲倫氏。俱起臥於爐前石板上。人人皆無臥具。無草蓆。日則衣此縷縷之衣。夜即擁之而臥。無一點之火。無一點之水。但日食冷麪包兩塊。過二個月後。自科林處。送幾許錢來。方得買煤炭。買山芋。煮之而食。

原來游皮在倫敦時。既無錢。又無寢具。又無靴。無衣服。常凍。常餓。日則坐於破屋。夜則臥於石上。曾不少怨。游皮之能忍。能耐。又能默。人人稱之。因此游皮在倫敦。曾爲社會黨會員。後又入革命黨。又與共和黨人交結。倫敦亡士。無不信服。

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九月十四日。郁羅縣知縣某。曾貽書游皮。勸其改行。從帝黨。游皮答書云。汝所戴之帝。寔亂民也。姦人也。言詞極慢侮。游皮常將此答書。偏示諸亡士。常置此書於革命社會所卓上。

至二月五日。游皮是莫宜爾新聞報。上有赦免詔。有己名姓。反鬱鬱不樂。且云。余決不歸國。

渠又云。鄴獻地方之共和黨。視敦倫亡士。更有作爲。迺自倫敦來鄴獻。及來鄴獻。至浦斯家。浦斯引至一室。游皮云。余頃已告君。余寔無錢。浦斯曰。何必言此。游皮又云。願給予穀舍一隅。藁一束。浦斯曰。何故如此。余有室。有牀。可以供汝。游皮稱謝。至食飯時。浦斯家諸亡士。每月皆出三十五佛郎。朝夕供食事。游皮請浦斯云。余三十五絲且無有。無論三十五佛郎。願給我食台一隅。給我食料些少。浦斯曰。何故如此。君可與我同食。游皮云。君欲我錢否。浦斯曰。待君有錢時。便可還我。游皮云。恐終不能還。奈何。浦斯曰。好好終不還。亦何害。游皮稱謝。游皮在浦斯家。浦斯見其終日無事。又無錢。迺於家內招若干生徒。請游皮教文法算學。以所得金。勸游皮購一上衣。與靴。游皮謝曰。我有靴。浦斯曰。然。君有

靴然君靴已無底。不能着。諸亡士見游皮勤苦如此。莫不憐惜。見游皮自教書所得外。無所有。多以財贈之。游皮咸不受。常語人云。世間有比我更苦者。

是後游皮在浦斯家。成爲極有用人。然所居地。仍擇最狹所食。時仍於食具未了時先去。一切酒類皆不入口。有時滿注其杯。亦辭不肯飲。平時談論慷慨氣溢於言表。最熱心於社會黨。頗不滿意於某首領。又以共和黨事爲誤於立吞之手。設若使余當此任。則早已於六個月中。殺此奸賊。成就一切。蓋渠常稱奸爲賊者。即那破命也。其誠摯激昂之氣。使人人對之起敬。無論激烈派。平和派。無不心服。激烈派人之評游皮曰。渠視陸槃斯培更優。平和派人之評游皮曰。渠視麥答更優。

嗚呼。噫嘻。彼何人哉。彼寔一偵探。今試更述其發覺之次第。

游皮在鄴獻諸亡士中。有一極親密之友。名愛斯者。九月初一。游皮招至其室。

低聲謂之曰：余明日將有他行。愛斯曰：君明日欲他行歟？曰：然。曰：君赴何處歟？曰：法國。曰：法國何處歟？曰：巴黎。曰：巴黎歟？曰：然。有人待我於巴黎。曰：待君何爲？曰：將試一擊。殺此奸賊。曰：君能往法國歟？曰：余有旅行券。曰：君從何處得之歟？曰：從領事處。曰：旅行券君之真名姓歟？曰：余之真名姓。曰：怪哉！怪哉！曰：君忘我二月間赦免之令歟？曰：誠然。然則費用將何來？曰：余有。曰：君有幾何？曰：有三十法郎。曰：君欲以三十法郎至巴黎里歟？曰：余達成門即得。如無錢，則徒步。如再無錢，則空腹。余可出最捷之路。

渠雖云出最捷之路，寔則渠實出最遠之路。渠從成門至綸南，再從綸南至能台。再從能台至恩曲，再從恩曲至巴黎。一路皆以火車。渠凡走六日。渠又隨處見其地民主黨首領，見蒲夫於熊台，見博士陸爽，及門卻。又於恩曲見廖脫。渠到處皆自稱爲鄴獻諸亡士之使者。故容易得人扶助。渠錢有無，不易推測。實